



“太平年”里品家乡

□袁小伟

这几天追电视剧《太平年》，虽是演义，倒也算补了段历史课。作为一个钱塘泗乡人，这部剧让我对吴越国突然产生亲切感——原来我的家乡，和这段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今的杭州西湖区之江地区，古称钱塘泗乡。古钱塘县南部有四个乡，合称“上四乡”，因临钱塘江，加三点水，“四”成“泗”，是为上泗乡：定山南乡、定山北乡、安吉乡和长寿乡。

灵山风景区的风水洞(灵山洞)里，有根大石笋，世界第二，亚洲第一，被发现至今，已1500多年。因边上有恩德寺，也称为恩德洞。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志庭曾考证：秦代置钱唐县时，风水洞并不在其中，而属西邻富阳县(时称富春县)。可那又怎样呢？风水洞的洞口，飘过富春的雨，也穿着钱塘的风。唐长庆三年(823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秋九月曾游于此，写下《游恩德寺》诗。

整整100年后，五代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吴越国王钱鏐奏请朝廷：析分钱塘县为钱塘、仁和两县；同时将富阳县长寿、安吉二乡划归钱塘县。安吉乡大致相当今周浦、社井一带，长寿乡涵盖今周浦、社井以西的富阳东坞山、祝家村一带。恩德寺、风水洞正处周浦杨村地界，自此归属钱塘。上世纪50年代，东坞山、祝家村又从杭县(钱塘、仁和二县合并而成)划回富阳县。杭州名点东坞山豆腐皮，改名前即被唤作“泗乡腐皮”。

上世纪80年代，李志庭考察周浦地面，在古代曾临钱塘江的县山岩壁上，见纤痕仍然清晰。前几年，之江文化学者袁长渭探访东坞山村，村中八九十岁的老人仍讲泗乡话，而相对年轻的，已是满口富阳话了。

六和塔曾是杭州的地标，建在曾经定山北乡的月轮

山上，九溪、梵村一带皆属定山北乡范围。月轮山早先是钱弘俶的南果园。为镇住钱塘江潮，他在这片果园里立起了这座塔——九层，高五十余丈，巍巍然。塔顶置灯，为夜航船只指路。

六和塔几经毁建，晚清时，曾任兵部侍郎的杭州人朱智独自出资修复了钱塘江大堤和六和塔外檐。朱智家就在胡雪岩故居隔壁；袁长渭老师考证，朱智墓在宋城旁的大诸桥牛坊岭脚下。

那么泗乡与杭州主城区的分界在哪里？在玉皇山脚下的龙山峪，大致位于今钱塘江大桥与白塔岭之间。白塔岭下有一座白塔，亦为吴越国年间所建，比六和塔小巧，通体洁白，同样为导航、镇潮而设。如今白塔与闸口老火车站的火车头、电厂老建筑，共同组成了白塔公园。

泗乡虽为近郊，土话却与杭州城里话差异甚大。而同属泗乡，袁浦片的东江嘴、外张与袁家浦口音差异亦颇大。东江嘴村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前生的人，几乎满口萧

山口音。从东江嘴往西，外张、老沙村渐与泗乡主流口音趋同，至小叔房、袁家浦，才完全一致。

外张与小叔房村仅隔三四里，一望平川，无山无海相隔，何以不同音？我猜想，外张村和东江嘴村紧邻，东江嘴村祖辈多为萧山移民，聚族而居。传统乡土社会，农耕自足，无需远行，一个村子便是一个独立

王国。加之交通不便、河流阻隔，多数人终生活动范围不超过十公里。没有广播电视的年代，本村方言足以满足低社交需求。即便购物，上世纪90年代初，东江嘴、外张沿江村民也多渡江去对岸萧山闻堰镇上。且每村皆有村办小学，除村干部赴乡政府开会、少数人去乡镇企业上班外，反而与袁浦交流不多。

如今年轻一代语音渐趋一致，“00后”日常也多讲普通话，许多泗乡人已是“会听不会讲”了。方言的流失，终究是个遗憾。

看《太平年》时，我总在想：原来千年之前，我的家乡就在吴越国首都的版图之中；原来那些地名、那些方言、那些塔和桥，都和这段历史血脉相连。

历史剧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不只让我们看懂过去，更让我们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一部《太平年》，补的是五代十国的历史课，勾起的，却是一个泗乡人对家乡的深情回望和血脉里的乡愁。

春的信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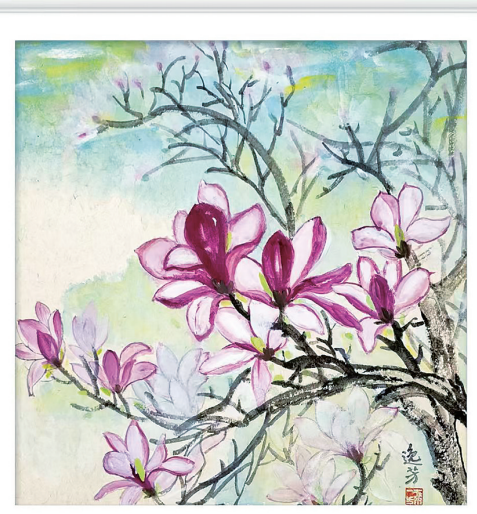
□汪逸芳 文/图

辛夷花，是紫玉兰的古称，而眼下满城盛放的望春花，是白玉兰与紫玉兰的统称，它们都属木兰科，是唤醒春天的信使。

早春时节，望春花先叶而开，无叶相扰，满树繁花直刺云天。白玉兰素白似雪，花瓣舒展如蝶，带着清浅香气，是“玉树临风”的春之君子；紫玉兰(辛夷)紫晕染瓣，内外浓淡相宜，热烈又含蓄，被古人唤作“心仪花”，藏着对春日的脉脉期许。

它们的花期在2至4月，是最早叩响春天的木本花卉。当寒风未歇、草木未醒时，一树树或白或紫的花苞便向光而开。这“望春”二字，正是花与春的默契：花以盛放报春，人以看花盼春，在料峭寒意里接住第一缕生机。

辛夷与玉兰，本是同根而生的春之信使，用各自的色彩，把“春”字写满了街巷与庭院。



●泪眼

周日，看到了
《镖人》最新的片花
一句“阿塔”
老泪纵横

医生说三个月
或者半年
是张纸，我擦皱
又撕碎在走廊

骨头里的滞重
和一些突如其来的停顿
每一次，都是
生活递来的无声提醒

春节的红漫过门窗

不单单是我
一句重话，落了霜
在双亲眼睫

不知何时
也会学着喊这个词
又或许连喊出的机会
都被时光收走

●风中麦地

江南少雪。春节
风一俯身
自留地上的麦青
便活了

从不学韭菜
一茬又一茬低伏

扎进黄土
它立着生长

只起伏，不匍匐！
不计天时
无雪作衬
凭一身力气，拔节

在这盛大的容器里
撑起江南的软绵
田埂藏着旧痕
是父辈弯过的四季

我，这不寻常的庄稼
远在他乡
日夜，被自留地的风
推着
向故土，一次次倒伏

诗二首

□陈统魁

总觉得欠紫云英一些什么。
父亲的老朋友李叔叔，总念叨：“等春天来的时候，我想去你老家吃盘紫云英。”

春天来了，紫云英生长时，李叔叔如期而至。

加上野葱、马兰头，一桌子就这么春意盎然了。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在一旁偷笑——以前给猪吃的花草，现在变成了人吃的好菜了！

春天的空气，清新，湿润。李叔叔一行在田埂上走走停停，尽管如今已经看不到成片的紫云英了，依然流连忘返。我的思绪也回到了从前。

那时候村里的整片田野，都是紫云英的天下。就像铺就了一张碧绿的大地毯，初春的紫云英，叶子绿得发亮，令人精神振奋。

我们常常在田野里玩耍，从田的这头下去，也不抬脚，一溜烟地冲到那头，跳下高高的田埂，进入下一块稻田。我们踩过的路，直直的，就像天空中飞机飞过留下的那条线，此时在碧绿的田里犁出了一条翠绿的通道：紫云英朝着我们奔跑的方向，齐刷刷倒下了。鞋帮上裤腿上被粘上了绿色小叶片，裤脚自然是湿了几块的，拍一拍，抖一抖，无妨，继续奔跑。过往的大人们看了都会骂骂咧咧：“你们这些杀才格东西，花草又被踩坏了。”我们就呼啦啦作鸟兽散。

紫云英踩不坏，第二天，它又站起来了，毫发无损。

紫云英生长的日子里，我们喜欢在田野里奔跑，看着它顺着我们行走的方向弯腰，第二天站起来；又弯腰，又站起来。乐此不疲。

除了如此玩耍，更多的是采摘的记忆。田野里，一片片枯黄的稻草缝隙里慢慢泛出嫩绿的时候，我们就开心起来，意味着猪草有了着落，家家户户都会播种花草，那是猪的口粮呢。如果采了别人家的，就是偷。于是每家都会有人有意无意地巡逻，抓了谁家的孩子，除了归还花草外，免不了骂一顿，更严重的是，告发到家长那里去，偷了半篮子的嫩苗，得归还一篮子的成熟花草。

放学后的家庭作业就是采猪草，葛藤、野麦、马兰头等，只要猪能吃的，都装进篮子里。小伙伴们，不分男女，一人一个竹篮，打打闹闹，跳跳唱唱，风卷残云般地抢夺地盘，路过花草田边，顺手牵羊拽一把，藏在竹篮下，上面用

她的名字，像紫云英

□王文英

各种杂草覆盖算是伪装，然后快速跑回家，拿块墩板操起菜刀，急急忙忙切断花草“毁灭证据”。大人们太忙了，无暇顾及这些。母亲倒是会时常叮嘱：“不要去偷别人家的花草。”

我们不仅偷田里的花草，还偷别人篮子里的花草。邻居家有个叫云英的姑娘，应该比我们大十几岁吧，全身发育得鼓鼓的，两个脸蛋胖乎乎的，眼睛又黑又大，清澈透亮。她家里穷没上过学，不识字也很笨，数钱都数不清，每天都在田地里缓慢地干活，缓慢地走路，不太说话，见人就笑。我们常去捏她粉嫩的脸蛋，她只微笑也不生气。她也是每天傍晚出门采猪草，慢慢地采，从不着急，我们打闹一阵后发现完不成任务了，就去偷她篮子里的，有时候她真的没发现，就算发现了就骂一句——“杀才格东西！”边笑边骂，也不生气。我们后来就直接抢了，刚开始，抢一小把，后来把她篮子里都抢光了，她也不反抗，还是不停地骂那句“杀才格东西”，脸上表情还是微笑着。她太胖了，很笨拙，不等她转过身来，我们已经一哄而散了。她呢，继续像雪球一样的，在一条又一条的田埂里滚动，天黑看不见路了，才采满一篮子猪草回家，她从来不偷花草。

紫云英开紫色的花瓣，虽然不漂亮，但也很可爱。采上一大把，放鼻子底下闻闻，没有什么特别的香味，是一点泥土的腥气。云英的家，就在大路旁，每次也能看到她，我们把紫色的花瓣别在她两个耳朵后面，或者插在她乌黑的长辫子上。她笑咪咪地接纳，任由我们胡闹着。

不等全部开花，在最肥嫩的时候，紫云英就被割了做饲料。大把大把地割，一担一担挑回家，到了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切成断，家里五口人，围成一个圈，身后是一堆花草，刺碎了堆在圆心中间，“嚓嚓嚓……”手起刀落，渐渐地，圆心就变成一座小山，父亲开始用扁担运到大缸里去，装满后，就叫妹妹爬上去踩，妹妹终于不用切花草了，高高兴兴地在里面跳啊跳。整个房子都充满了花草的青气，悠悠的青气飘荡着，双手也变得绿油油的，手指甲里的青气要过很久很久才洗得掉。

我和李叔叔一行走在田野里，寻找着零星的紫云英。路过云英娘家的门口，自然地停下来，我想说点什么，终究还是没说出口。听说多年前她生了病，已经不在了。

我总觉得，欠紫云英一些什么。